

民族自决权 :历史、现实及困境

陈祥福

(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席卷全球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当代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中,“民族自决权”是一个十分彰显的口号。然而,民族自决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与界定,模糊性、争议性极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民族自决权的内涵、演化及困境等作一些必要的了解。

关键词 :民族自决 ;民族自决权 ;国家主权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04)03-0042-05

一、民族自决权的早期形成演变历程

民族自决权的概念,是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衍生发展而来的。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最早阐述民族独立统一理论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看来,意大利民族的独立统一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因而当政者应将意大利民族从外族手中解放出来。之后,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1583-1645)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则首先从国际法角度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权学说。而在英国思想家弥尔顿(1609-1674)看来,人民享有自由的民族才是他所热爱的民族。洛克(1632-1704)也认为,只有人民同意的政府才是合法合理的政府,如果是征服者强加于被征服者的一个政府,那么被征服者的后裔有权脱离这个政府。同样,法国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主权在民”思想也一并体现了民族自决的早期含义。而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费希特(1762-1814)则在康德的自由和自决观念之上推出了民族自决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自决最终要求民族的自决,因为个人只有融入整体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同时,另一代表人物——黑格尔(1770-1831)则主张,每个国家对别国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荣誉。^[1](P93-98)]

近代西方对民族自决权的政治诉求,也是在资产阶级争取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过程中产生的。早期的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对民族自决权的具体实践。18 世纪,东欧国家反对沙俄民族压迫运动和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当地民族资产阶级把民族自决权作为一条民主主义的政治口号提出来,其涵义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和压迫,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1776 年,美国建国时的《独立宣言》庄严宣告:“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他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媾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2](P93)]这是对自决权十分清晰的表达。1791 年和 1793 年法国宪法都重申了民族自决权。19 世纪中叶以后,意大利、德意志统一运动完成后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这又是民族自决权的成功实现。因此,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民族自决权的具体实现过程。

马克思主义者也一直高度重视“民族自决权”,把它看作广大被压迫民族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获得自由解放的一条重要道路。1878 年,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3](P164)]

[收稿日期] 2004-03-22

[作者简介] 陈祥福(1972-),男,湖南桃源人,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潮。

从20世纪初起,列宁对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予了持续而热情的关注。在190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写的党章草案第七条中提出了“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以后一直到逝世,列宁撰写了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各方面文章六七十篇之多”。^{[4] (P164)}一战爆发前的1914年,列宁在著名的《论民族自决权》中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组织独立的民族国家。”^{[5] (P132)}一战爆发后的1915年,列宁在《和平问题》中指出:“如果不承认和不坚持被压迫民族有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实际上就不是社会党人而是沙文主义者了。”^{[5] (P162)}列宁是从无产阶级整体革命利益出发高度重视民族自决权的,他在1903年《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中这样解释:“我们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自由的斗争,但是并不一定要支持任何的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积极的和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始终无条件地力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5] (P21)}

当然,列宁对民族自决权的态度在其晚年有了根本变化。如1917年的《论修改党纲》曾指出:“‘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了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权’……我们夺得政权之后,必须无条件地立刻承认芬兰、乌克兰、亚美尼亚以及一切受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这种权利。但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决不愿意分离。”^{[6] (P717)}这里,列宁把“民族自决权”改为了“自由分离权。”斯大林也在1919年说:“我们同这一口号(指民族自决权)告别已经两年,我们不会再把这一口号放在党纲中了。”^{[7] (P84)}可见,“民族自决权”这一提法在列宁时代晚期和斯大林时期基本上被放弃了。

一战以后,在民族自决思想开始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进程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民族自决是他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1915年1月8日的“杰克逊纪念日”演说中,就新拉美政策他说:“我认为,当然你们也这样认为,每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一项基本原则。”1916年5月,他提出了再造世界和平的三项原则:“一、每个民族有权选择生活其中的国家”;“二、世界上的小国同样有权享有大国所期望并坚持的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三、世界有权免遭源于侵略和对国家与民族权利的蔑视而导致的任何对和平的破坏”。^[8]另外,他于

1918年提出了著名的“建立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其要点是承认奥匈帝国、巴尔干半岛的各民族有自决权的同时,坚持所谓的“公正地”调整所有对殖民地的要求,同时认为任何民族有权决定由谁来代表和统治他们。^{[9] (P69)}虽然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理论主要是从美国称霸世界的现实利益出发,并且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但它客观上推进了世界非殖民化运动,赢得了许多弱小或被压迫民族的拥护。

之后,随着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民族自决权开始全面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它唤醒了广大被压迫民族的自觉和独立意识,对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民族自决权概念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演变与深化过程

二战以后,民族自决思想逐渐登上了联合国政治舞台,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从此,民族自决权正式被东西方国家认同和接受,极大地推动了世界非殖民化进程。

1945年,在苏联的倡议和坚持下,民族自决思想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在《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写道:“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宪章》第五十五条又重申了上述原则,而五十六条则进一步具体强调了各国应承担义务以达成该项原则。在这里,自决被表述为一种原则,这是民族自决原则第一次在国际法中清晰表述。此后,195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人民和民族的自决权》指出,“人民与民族应先享有自决权,然后才能保证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在这里,自决已明确表述为自决权了,已由原来遵循的基本原则转变为享有的基本权利了。”

而1960年联大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则进一步强调:“必须立即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到1966年,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都在第一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借这一项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发展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些宣言和公约都明确肯定了自决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亦即最终把自决和人

权结合在一起了。可以看出,自决权逐渐由民族的权利转为人民的权利。

1970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国家间合作与友好关系宣言》则指出:一个民族自由决定建立自由独立国家,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属该民族自决权之方式。为了防止对民族自决权的误解和滥用,该宣言也规定: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或损害……自主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由此,自决权已明确规定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远远超越了反殖民化的意义;同时,对自决权的规定更加细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了。

1974年联大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则不仅重申了一切民族均有自决权,并且将“民族平等和自决权利”列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可见,民族自决权的内容进一步拓展,由政治自决权发展到了经济、社会等其他自决权了。

1986年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人的发展权利意味着充分实现民族自决权,包括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规定的对他们的所有自然资源和财富行使不可剥夺的完全主权。该宣言还要求各国努力消除各种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很明显,这里的民族自决权已经发展到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发展权利了,并内含保护人权的因素。

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激发了全球范围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严重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于是,1993年联合国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再次明确指出:实现民族自决权不得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部或局部地解散或侵犯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

可以看出,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民族自决权的内涵逐渐演化并不断深化:由基本原则演变为基本权利;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自决权演变为世界各民族的自决权;由单一政治自决权演变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自决权;由政治自决权演变为基本人权,等等。显而易见,联合国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一直倡导和维护民族自决权,对推进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保护各民族人权、维护世界和平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民族自决权的当代理解及其现实困境

作为一项原则而言,民族自决权是被世界广泛

认可的,然而对这一原则的现实运用却并不易。已拥有自决权的民族往往从自己角度出发,人为的限定这一原则的外延,而正在谋求自决或独立的民族则要求公正应用这个原则。因而尽管各国都承认民族自决权,但由于对它的界定涉及到国家主权、政治稳定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于是往往是从己方利益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因而民族自决权原则就显得极为模糊,极具争议性。笔者试从适用主体、具体内容以及现实困境三方面对民族自决权作一些分析。

(一)民族自决权的主体

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即谁拥有民族自决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学界和国际社会中都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民族自决权的主体为非独立民族,即受殖民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为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民族自决原则,也不会引起主权之争(这些民族独立并不会威胁宗主国的主权)。印度就持此种观点,其代表在联大就说过:“民族自决权只适用于未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而不适用于已获得独立的主权国家人民或一个国家或人民的一部分。”^{[10](P61)}

第二种观点认为,民族自决权的主体为狭义的民族,即具有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不同族群都可自由决定自己的国际地位,都可以脱离主权国家而独立,其前提是该民族受到歧视或政府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如费兹莫里斯就认为:“将民族自决权适用于殖民地,而把国内地区排除在外,势必造成一种双重标准,因此在法律上是荒谬的。”^{[11](P240)}

第三种观点认为,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包括民族、国家和人民三个不同层面:其一为民族的自决权,亦即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以期争取某种形式的独立或自治的权利;其二为国家的自决权,即国家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最后,是人民的自决权,即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代议制政府。^{[12](P143-148)}

第四种观点认为,民族自决权的主体为广义的国家民族(或国家主权下的全体人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法兰西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等。总之,“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超越了非独立民族,应采用大民族或国族的内涵,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包括在内。”^{[13](P94)}

笔者基本认同第四种观点。因为从民族自决原则在欧洲的起源来看,其原初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以国家主权来维护民族利益。当时的国家主权

和民族自决权并不矛盾,因为国家和民族的边界相一致,即有所谓“单一民族国家”之称。另外,在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本国内的一切民族(或全体人民),因为当时国内所有民族(或全体人民)都处在受殖民剥削和压迫的地位,只有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合作、一致对外,才可能摆脱受奴役的不平等地位。而中国的全民抗日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此外,在当代现实国际政治中,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还应该是国家民族(或全体人民),因为当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坚持所谓的“一族一国论”,世界上的3000个左右的民族都建立独立主权国家,国家将会被碎片化、袖珍化,其后果不堪设想。“倘若建立族体国家被认为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合理诉求,那必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性质相同而表现形式相异的两种‘运动’:在一些民族构成相对单一的国家里触发‘民族净化运动’,将‘非我族类者’逐出国门之外;在一些民族构成相对复杂的国家里触发‘民族分离运动’,几乎每一个族体,甚至一些族体的组成部分,都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样,整个世界不是变得更加相互依存、更加整合,而是被众多各自拥有主权的飞地的国界分割得更加支离破碎。这一选择显然为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所不取。”^{[11](P248)}因此,把民族自决权的主体界定为国家民族(或全体人民),既符合历史事实,又适应了现实情况。

(二)民族自决权的内容

从民族自决权的历史演变中可看出,在殖民体系瓦解以前,它主要指政治上的分离权、独立权。但殖民体系瓦解以后,民族自决权已经超越了它原本的含义,有了更丰富的内涵。笔者认为,当今的民族自决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政治自决权利。对外而言,就是民族有权决定其国际政治地位,有权自由决定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有权与另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以及有权采取其他政治地位等。对内而言,民族有权决定其国内政治地位,有权选择本国的国体和政体,有权选择本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等。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国家有权抵抗外来侵略、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而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民族自决权主要指这层意思。

其二,经济自决权利。殖民体系瓦解以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主权,但经济上仍然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经济新秩序,维护本国的经济体系,

实现本国的经济自主。联大1960年通过的《关于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宣言》和1974年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等文件都要求,每一国家对其天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都拥有充分的自决权。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以本国资源为基础自主选择其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的权利。

其三,社会、文化等其他自决权利。经济自决权和社会、文化等自决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经济自决权是社会、文化等自决权的物质基础,社会、文化等自决权有利于经济自决权的实现。就社会自决权而言,指民族和国家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发展目标、方向和方式等。就文化自决权而言,指民族和国家有权继承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权吸纳其他优秀文化精髓,有权进行文化的自主创新等。

可见,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民族自决权内容主要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每个民族不论大小强弱都享有平等的自决权,都享有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权利,其前提是殖民地附属国或受压迫民族的存在;其二,每个建立了国家政权的民族都享有自我管理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务的权利,不再受外来干涉。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民族自决权在逐步向后一层意思转变。

(三)民族自决权的现实困境

民族自决原则自诞生以来,对建立近现代民族国家、推进世界非殖民化过程以及奠定现代国际关系基础,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自20世纪后期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以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民族自决权。

首先,民族自决权挑战国家主权。一方面,它可以促进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它又可导致民族国家的分裂,制造国际动荡局势,破坏世界和平。现实中,很难摆正民族自决权和国家主权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国家主权第一,还是民族自决权第一,这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很难权衡与处理。而目前涉及民族自决权的国际法也并未明确界定此概念,由此可见一斑。正如杰瑞·辛普森所说的:“十分清楚的是,民族自决权利目前缺乏明确性和可运用性,……在理论上存在着混乱,在政治上被误用。”^[14]因此,如何正确的理解与界定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是摆在多数国家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其次,民族自决权并没达到非殖民化的理想效果。联合国高举民族自决权旗帜的原初目的,是为

了把殖民附属地的人民解放出来,以在独立的条件下获得自由、自尊和繁荣;因为一般的信念是:“只有在政治上独立,人们才能实现自尊;只有在领土上独立,国家才能建构发展的框架。”^[15]然而,现实中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虽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并没有因此带来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就经济方面来说,除东亚和东南亚外,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前殖民国家经济社会状况至今改善较少,甚至相对恶化了,这在非洲最典型。例如,1975-200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按人均购买力水平计算)从相当于经合组织国家的1/6下降到仅相当于1/14。^[16]另外,就政治方面来说,民族自决权的实践与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自决几乎被降为国家实现狭隘政治目的的工具……曲折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后出现的后殖民时代国家中,国际法意义上的个人命运仍没有改进”。^[15]因此,民族自决权为何没达到理想效果,确实值得深思。

最后,民族自决权有向种族自决权演变之势。民族自决思想从萌芽到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经几百年了,其内涵一直在不断演变。实则,19世纪的民族自决权就内含有种族自决的意思,因为当时的基本理念是:国家只有建立在本民族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自由民主的实现(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后的凡尔赛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协定也都体现了种族自决的思想。二战以后,民族自决权正式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解决殖民地附属国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很明显,这时的民族自决权,主要是非殖民地附属国的自决权。然而,20世纪8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结束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民族自决权越来越向种族自决权演变。许多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活跃起来,他们谋求脱离现有国家主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因为他们认为,民族自决权不仅适用于殖民地民族,而且适用于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在前苏联、巴尔干、非洲、中东、亚洲、欧洲、加拿大等等地区,都存在这种种族自决运动。这些种族化的民族自决权运动,挑战所在国家主权,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极大冲击。

综上所述,我们应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去理解和界定民族自决权,不能抽象的空谈这一原则。在具体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时,必须慎重考虑到两个方面:既要保证每一个民族的基本人权的真正实现,又要维护每一个现有国家主权的独立稳定。

[参考文献]

- [1]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2]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过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4]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主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 [5]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6]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7]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 [8]张澜.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3).
- [9]齐世荣.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0]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 [11]日本国际学会.国际法辞典[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 [12]东来.自决权的三种形式[J].读书,2000(7).
- [13]慕亚平,郑艳.亦论民族自决权[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2).
- [14]茹莹.世纪民族自决原则的发展与当代国际法的困境[J].太平洋学报,2003(1).
- [15]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 [1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在碎裂的世界中深化民主[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审稿 徐继增]

[校对 康桂芳]

The Right to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History, Reality and Predicament

Chen Xiangfu

(Dept.of Law and Politic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uhui District 200234)

Abstract: Since 1990s, the third wave of nationalism still has extensive but profound influence on not only the modernization of multinationality country but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well. Though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 to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onc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ve role ,it bears different meanings in different time and pla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istory and gives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 to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he right to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state sovereign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Principles of Cross-Cultural Religious Ethics

Xiong Kunxin & Qin Kaiyi

(Nationality Theory and Policy Teaching and Research Division, Central University for Minorities, Peking,100081)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cross-cultural religious ethics . According to the typology of religious pluralism , mixed pluralism adds to the principle of cross-cultural religious ethics a humanist basis ,rational pluralism a rational basis ,and spiritual pluralism a spiritual basis.

Key-words: religious pluralism ,cross-cultural religious ethics ,humanist ,rationality ,spirituality

Analysis of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Our Country's Religions and the Solutions

Li Xiaobing

(Party Committee, Propaganda Division,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Institute, Tibet University, Linzhi, Tibet, 860000)

Abstract: How to correctly view and handle religious problems always is complicated and sensitive. To face the sophisticated and changable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 how to properly handle religious problems,how to correctly vie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y's religions, and how to make religions adapt to our socialist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our country's even our region's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religion ,tendency ,guide